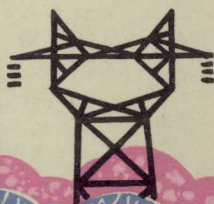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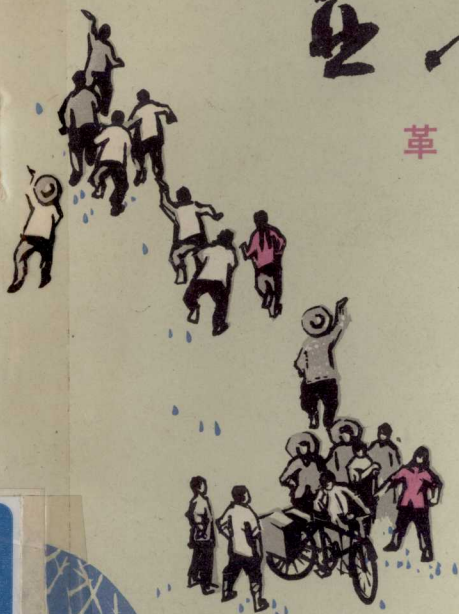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革命花开

革命故事集



2247.8

0206

并蒂花开

江阴县文艺创作组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1

目 录

芦港风云·····	梁 峻(1)
并蒂花开·····	江阴县评弹团创作组(17)
权威·····	李昌达(33)
老大和老二·····	周华元(42)
两个组长·····	邓俊才(54)
青龙渡·····	沈俊鸿(64)
实事求是·····	严兴仪(74)
婚事·····	顾 红(84)
照相风波·····	苏士松 王建炜(96)
火姑娘·····	王志超(106)
江燕·····	蔡跃进(118)
肖红管苗·····	月城公社创作组(127)
管天姑娘·····	张寿正(138)

芦港风云

梁 峻
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。毛主席、党中央一声号令，全国各地支援抗震救灾的物资，从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日夜兼程，运往唐山。就在这个当口，芦港渡口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要知斗争如何，请听故事《芦港风云》。

芦港渡，位于长江下游，鸡冠峰下。在平常辰光，这里就船舶如云，帆樯林立，汽笛声声，一片喧腾。现在这里的繁忙景象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

自从唐山发生地震后，芦港渡党委书记程海泉被抽到县抗震救灾指挥部，担任副主任去了。副书记张洪元去分局开会还没回来，港口抓革命、促生产的重担，全压在县委常委、装卸大队党支部书记柳震江肩上。

柳震江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，身材扎墩象铁塔，两道浓眉似利剑，双目炯炯如闪电。这几天，他带领装卸工人学习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，日里夜里拚命干，决心把各地的救灾物资及时运过江去。

这天下午，柳震江接到程海泉打来的电话，说两天后，有一个大型平板车队，装运支援唐山灾区的矿山设备，将要在芦港渡过江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，要求迅速在江边架设一座连接渡驳的钢铁引桥，保证车队顺利通过。柳震江放下话

筒，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研究落实措施。会议结束，他又亲自同技术员马一波前往现场，实地测量，制订架桥方案。他俩来到江边，只见万里长江，好似一条宽阔的锦带，绕过鸡冠峰，向海口飘去。潮水正在退落，芦苇丛生的沙滩，从水中坦露出来，给锦带镶上了一道奇丽的金边。

柳震江没心思观赏这大江东去的壮丽图景。他招呼马一波，跳下沙滩。两个人拉开皮尺，趁着落潮，立即进行测量。

不一会，只听江堤上响起一阵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，一个小伙子从码头方向急匆匆地奔来，嘴里焦急地呼喊着：“震江——，震江——。”

柳震江听到喊声，剑眉一挑，应了一声。他见大龙心急如火，连忙跃上江堤，问道：“出什么事啦？”大龙喘着粗气说：“张副书记回来了，架桥的事看来有阻力！”

“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哎呀，刚才我送一份报表到办公大楼去，听见张副书记跟汪勃在谈论这件事。”

马一波一听这话，也跨上了江堤问：“大龙，张副书记怎么讲？”“他呀，一听架桥的事，头就摇得象拨郎鼓，还说什么要警惕走资派以运送抗震物资为名来压革命。”马一波听了，白净面孔上，淡眉细眼皱成一团。柳震江敏锐地感到在架桥问题上，即将出现一场斗争。他一回头，见马一波惴惴不安的神色，便微笑着问：“老马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马一波扶扶鼻梁上的眼镜，忧虑地说：“我本来以为这次架桥是顺风顺水的，那知刚扯篷，就碰上了顶头风。”大龙一插大腿，吼道：“顶头风又怎么样？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怕他个屁！”

“大龙，冷静点！”柳震江压了压大龙的肩头，转过身子，鼓励马一波说：“老马，架桥为的是抗震救灾，这没错。不管刮来

什么风，我们都不能动摇。”说罢，手一挥：“走，回去看看。”柳震江大步流星走在头里，大龙火急火燎紧跟着，马一波慢慢吞吞跟在后面。三个人沿着江堤，直向码头而来。

这时，芦港渡码头上，人欢机鸣，热气腾腾。大型浮吊上悬挂着鲜红的标语：“举旗抓纲鼓干劲，誓把灾区损失夺回来！”吊车巨臂凌空掠过，此起彼落，留下一串串清脆的哨音，皮带输送机隆隆开动，一长溜一长溜来往奔驰的牵引车，高唱着抓革命、促生产的战歌……

身高体胖的党委副书记张洪元，手叉着腰，仰着胖脸，打量着吊车上的大标语。又瘦又矮的设备股长汪勃踮着脚尖，凑在他耳边叽叽咕咕：“您看看，这一阵呀，柳震江在程海泉支持下，开口大干，闭口抗震，拚着命在抓生产，连马一波都没心思搞大批判，跟着他们团团转。”

张洪元脸一沉，脚一跺，火气直冒：“一天到晚生产，生产，这是十足的‘唯生产力论’，要狠狠批判！”

突然，一个宏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张副书记，你刚从分局开会回来，收获不小吧。请问：马列、毛主席著作中哪一页上写着，抓生产就是‘唯生产力论’？！”

张洪元一怔，只见柳震江象座铁塔，巍然挺立在他的面前，脸上顿时堆起虚伪的笑容：“哦，是震江呀。”他朝柳震江身后的大龙和马一波扫了一眼，收敛起笑容说：“关于批‘唯生产力论’的问题，梁效的文章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应该记取苏联‘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’的教训嘛。”

大龙听了这话，闯上前问道：“照你这么说法，为了防止红旗落地，我们的卫星就不要上天了，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也不要高速度发展罗？！”

张洪元朝大龙瞪了一眼，说：“我看你们得好好领会当前

中央的新精神。这回我去分局开会，市委的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：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，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。路线不对头，东忙西忙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，搞‘唯生产力论’就是为修正主义卖命嘛！”

柳震江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张副书记，‘抓革命，促生产’是毛主席的方针，我们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干社会主义，这怎么能说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卖命呢。我看，你这个新精神，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！”

汪勃一看他俩斗上啦，眼皮扑闪一下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张书记，老柳，你们研究吧。我要和老马去商量一下大批判稿子。”说罢，拉着马一波走了。

张洪元拍拍柳震江的肩头，亲近地说：“震江，当初，我们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。如今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们不能放弃斗争呀！”柳震江严峻地说：“不错，文化大革命已十年了，谁要想搞分裂，搞阴谋，搞修正主义，我们就要坚决同他斗！”张洪元好象霹雳击顶，头脑嗡嗡响。他故作镇静，阴沉地说：“震江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中央首长最近指出：走资派搞‘唯生产力论’，用抗震来压革命，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芦港渡问题不小，我们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在党委内部追后台，查风源，要革命到底呀。”

大龙在一旁忍不住了，象点着火的爆竹，直蹦起来：“什么肥（唯）生产瘦生产，不把灾区人民死活放在心上，算是哪一家革命派？！”张洪元冷笑一声，摆出一副不屑计较的架势说：“我说大龙，你就只会乱放炮。你懂不懂，不管它地震还是天震，揪走资派的运动不能给冲淡嘛。有人提出架桥，还不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转移斗争目标。其实，救灾物资可以往南京转一转嘛。”

“转一转？”柳震江听到这轻飘飘的三个字，严肃地向张洪元责问：“张副书记，你想过没有，转一转要转掉多少路、花掉多少时间？唐山的阶级兄弟为了战胜地震灾害，尽快恢复生产，多么盼望救灾物资早一点运到。难道你竟能无动于衷？老程为了抢运救灾物资，提出架设引桥，难道反倒有罪了吗？”

柳震江义正词严一番话，驳得张洪元理屈词穷，张口结舌。正在这时，汪勃匆匆跑来叫张洪元去办公室接电话。张洪元铁青着脸，通知柳震江：“今天晚上召开党委会议，研究贯彻上级精神。”说罢，匆匆而去。

柳震江望着张洪元远去的背影，心头象汹涌澎湃的江水，翻腾起来，不禁联想起父亲曾讲过的一段悲惨往事：解放前，一次江南发大水，震江八岁的姑姑，抱着一段树干，在洪水中挣扎，浪头把她推到一只载着地主的木船旁，船上的长工正要动手抢救，老地主文明棍一挥，牙缝里迸出三个字：“推下去！”结果，汹涌的洪水终于吞没了姑姑的身躯……柳震江牢记着，是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吞噬了他的姑姑。他又想到这次唐山地震发生后，毛主席、党中央立即组织抗震救灾，心头无比激动，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哪！可是，张洪元为什么对灾区人民冷酷无情，要把抗震说成是压革命？要把积极领导救灾工作的程海泉说成是走资派呢？想到这些，柳震江不由得满腔怒火勃然而起。“震江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一只有力的大手拍了下他的肩头，他猛地回转头，党委书记程海泉两只深邃的眼睛正注视着他。

柳震江把张洪元阻挠架桥的事作了汇报。程海泉沉思着说：“震江，码头工的铁肩膀是在杠棒下压出来的，好水手是在风浪中闯出来的。不管阻力多大，我们也要响应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号召，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。老张不是通知晚上开党

委会吗，我们就在会议上把架桥方案落实下来。”程海泉的话象一团火，使柳震江感到浑身热乎乎的。他凝视着这位久经风浪的老干部，心想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航向，有党和群众的支持，任何恶风险浪，都能踩在脚下。此时，太阳下山了，江风阵阵，白浪滔滔，大江在奔腾，在咆哮……

程海泉同柳震江分手后，决定找张洪元谈一谈。他来到办公大楼，跨上楼梯，只见马一波耷拉着脑袋走来，灰白的脸上淌着豆粒大的汗珠。程海泉扶住他关切地问：“老马，身体不舒服吗？”马一波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慌慌张张地下楼走了。程海泉眉心里打了个结，他稍稍思考了一下，便缓步走上二楼，推开办公室门。张洪元正斜倚在沙发上看一份材料，听到门响，头也没抬，得意地问：“怎么又回来了，你想通了吧？”“我可没有想通哪！”程海泉爽朗的笑声，震得整个房间隆隆响。张洪元一看不是马一波，急忙将材料往黑皮包里一塞，尴尬地应酬道：“哦，是老程，半个多月不见了。”程海泉倒了杯开水，“骨碌碌”喝了几口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老张，听说你一回来就通知开党委会，研究贯彻上级精神，会议怎么开法，我们俩先通个气吧。”“这——”张洪元躺在沙发上支吾着：“停会儿你就清楚罗！”“嘿，你还保密哪。”程海泉点燃一支烟，直率地说：“贯彻上级精神应该光明正大，你遮遮掩掩，瞒着我干啥？”

张洪元本来准备在会上搞个突然袭击，眼看程海泉点穿了他的底，心里头想，这老家伙好厉害呀，索性刺他几句。张洪元挺了挺身子，大腿翘在二腿上，冷冷地说：“这回上头打招呼了，走资派不仅上面有，下面也有，层层都有。芦港渡为什么出现用抗震压革命的错误倾向？为什么‘唯生产力论’在芦港渡大有市场？我看党委内部要揭矛盾，追根源！”程海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爽朗地说：“好嘛，矛盾要揭，根源要追，党委

有错误，我来承担，炮轰我，火烧我都行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为革命抓生产，决不是你说的搞什么‘唯生产力论’。至于当前的抗震救灾工作，是执行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指示，不管‘上头’有人刮来什么风，我是寸步不让的！”

不一会，党委会开始了。张洪元首先盛气凌人地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，大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谬论，大刮层层掀走资派的阴风，他联系本单位的实际，慷慨激昂地演说：“芦港渡以抗震为名，转移当前运动的大方向，是走资派的新阴谋。”会场上骚动起来了，个别人跟着他乱起哄，也有的人摇头叹息，更有不少人议论纷纷，表示反对。结果，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都认为抗震救灾是正确的，对张洪元的讲话进行了抵制。程海泉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，心里想：管你什么中央首长的新精神，你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他按照毛主席、党中央关于抗震救灾的指示，根据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决定，在会上落实了架桥方案，并决定由柳震江担任指挥。会议结束，程海泉连夜赶回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汇报工作。

张洪元离开会场时，咬着牙齿说：“嘿，走着瞧吧！”他悻悻地回到家，“嘭”地推开红漆大门，正要关上，一个人紧跟着钻了进来。张洪元低头一看，是设备股长汪勃。

提起汪勃和张洪元的关系，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一九六三年，张洪元大学毕业，分配到港务局任宣传干事，不久，就同办事圆滑的货运站调度员汪勃打得火热，两人称兄道弟，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。三年后，张洪元见自己还是个干事，连个副科长都没捞上，大为不满，经常在汪勃面前发牢骚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柳震江在芦港渡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刘少奇资反路线的大字报。张洪元观望了好一阵，见有机可乘，也就扯起了造反的旗号。港务局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的时候，张洪

元施诡计、耍阴谋，指使汪勃大造舆论，吹捧张洪元，说他造反精神强，能说会写，善言能辩，有才能，有魄力，应该当群众组织的领导。就这样，张洪元当上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。在“三结合”时，他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。这下子，张洪元对汪勃十分感激，汪勃对张洪元更加巴结。运动后期，群众揭露了汪勃浑水摸鱼、贪污盗窃的罪行。张洪元想到汪勃是自己的亲信，担心牵动荷叶带动藕，影响自己的地位，便利用职权，给汪勃报了一大笔假支出，搞了个瞒天过海。不久还提拔他当了设备股长。从此，汪勃对张洪元，可谓死心塌地了。一九七〇年，港务局成立新党委时，程海泉担任党委书记，张洪元当了副书记，他心里头大为恼火，一直想把程海泉搞掉，自己坐第一把交椅。今年春后，眼看揪走资派的阴风越刮越紧，张洪元觉得时机到了，对汪勃许愿说：“只要揪倒了老家伙，我坐了第一把交椅，一定吸收你入党，让你当第二把手！”他指使汪勃拉帮结派，把文化大革命中一班打砸抢的把兄弟纠集起来，煽风点火，四处串联，打着极“左”旗号，刷标语，贴大字报，明里暗里跟程海泉对着干。

此刻，张洪元把汪勃迎进房间，倒了两杯汽水。汪勃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抹抹嘴巴，试探着问：“张书记，今晚党委会开得——”“别提了。”张洪元手一挥，气乎乎地说：“除了走资派，都是些投降派！对上头的精神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”“我们那几个老战友就没在会上对着干么？”“都是些草包，哪顶得住柳震江他们。”“架桥的事怎样了？”“定啦，柳震江任指挥”。“唉，要是让他们架成了桥，您阻挠救灾的罪名就抹不掉了。张书记，我真替您担心哪。”“成功？谈何容易。我已把马一波这根台柱子给抽了。谁胜谁负，还要见个高低。”“张书记，这次可是个机会哪。”汪勃眼乌珠骨碌一转，踮起脚尖，凑

到张洪元耳朵边悄声说：“要是这次架桥出个事故，就可以把破坏抗震救灾的帽子加到他们头上，到那时，您好比木匠抓住了斧头柄，要砍要斩都由您了。嘿，程海泉、柳震江还能不垮！”张洪元听到这里，劲头来了，他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搞垮了程海泉、柳震江，还要顺藤摸瓜，揪后台，市委的一个负责同志曾跟我讲，我们这里是走资派掌权，复辟势力顽固，局面打不开，关键是乱得还不够。”“那好办，我们在架桥问题上搞它个天翻地覆，等到芦港渡乱了，全县乱了，我们造反派就可以乱中掌权了嘛。”张洪元拍拍汪勃的肩头说：“这回在分局开会，市委负责同志再三勉励我们，要紧跟中央首长的部署，用战斗迎接盛大节日的到来。你马上把老战友找来，我们一起开个会。”两个人咯咯地狞笑起来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晨风吹拂，彩霞满天。芦港渡口的码头、吊车、驳船，以及密匝匝的芦苇，都溶化在金色的霞光里，几只矫健的江鸥，追着白花花的水浪展翅飞翔。

柳震江迎着朝阳来到码头。不一会，参加架桥的工人都到了值班室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斗志昂扬，表示要坚决完成架桥任务。柳震江进行了分工：一班负责清理架桥场地，加固桥基；二班把架桥物资从仓库里扛出来，运到江边。三班的大龙眼睛瞪得滚圆，急不可待地嚷道：“任务都给人家抢光了，我们干啥？”“别急么，有你干的。”柳震江笑嘻嘻地从身边掏出一张图纸，交给大龙：“这次过的是百吨平板车，为了提高桥梁的负载能力，保证车队安全通过，老马建议在主梁上增设加强弦杆。喏，这就是加强弦杆的图纸。你们三班配合金工车间，明天中午前搞出来。”大龙双脚一并，举手行个礼：“我们保证完成任务！”他那股调皮劲，逗得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马一波匆匆忙忙走来，对柳震江低声说：“震江，加

强弦杆的图纸还是给我吧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我担心羊肉没吃着,招来一身羊膻气。要是架桥出了事故,我可担当不起。”柳震江听出马一波有思想顾虑,就拍着马一波的肩头说:“老马,把勇气鼓起来,浪再高,总在船底下;山再高,总在人脚下。为了让救灾物资顺利通过,困难再大,也要坚决完成架桥任务!”马一波此时好比沙滩上行船,进退两难。他想到昨天张洪元威胁他的一番话,心里又发颤了:“震江,压力实在太大了,桥还是不架为妙。”大龙一听,耐不住了:“老马,你怎么冲锋号不吹,尽打退堂鼓!”马一波满脸憋得通红,二话没说,掉头就走。柳震江大声喊:“老马,老马!”马一波头也没回,急冲冲地走了。

柳震江望着马一波的背影,忽然想起昨晚程海泉告诉他,张洪元找马一波谈过话。看来,张洪元想釜底抽薪,逼使架桥中途夭折,办不到!柳震江打定主意,要找马一波谈谈,揭穿张洪元的阴谋。他忙碌了一整天,吃罢晚饭,到宿舍里去找马一波,只见一盒饭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。有人告诉他,马一波往江边去了。柳震江到食品店买了两只马蹄酥,向江边寻去。

此时,马一波心事重重,在江堤上徘徊着。柳震江走过去,亲切地招呼道:“老马,你怎么不吃晚饭?”说着,把马蹄酥递过去。马一波拿着马蹄酥,心里感到一阵温暖。他叹了口气说:“心里乱糟糟的,吃不下啊。”柳震江恳切地说:“你有胃病,经不起饿哪。有啥心事,我俩好好谈谈吧。”两人一边谈,一边沿着江堤朝前走。

一轮明月映照着缓缓东流的江水,宽阔的江面摇曳着耀眼的波光,仿佛水银铺成的大道。江边的芦苇丛中,不时传来青蛙“呱呱”的鸣叫声。他们走到鸡冠峰下,柳震江突然

收住脚步，一言不发，陷入沉思中。马一波看看脚下这块土地，一下子明白了柳震江的心情，不由得心潮起伏，激情奔涌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。因潮水下落，一只载运大炮的船只，在离江岸一丈多远的地方搁浅了。前边战斗很激烈，非常需要大炮，战士们是多么焦急呵！就在这严峻的关头，芦港渡的码头工人扛着跳板赶来了。他们奋不顾身地跳入江中，把跳板搁到肩上，架起了一座钢铁般的桥梁。沉重的大炮从肩头的跳板上滚过去。突然，一颗冷弹飞来，打中了一个青年工人的大腿，鲜血染红了江水。那青年头不动，身不晃，依然挺立着，直到完成任务。他就是当年的地下党员，现在的党委书记程海泉。

二十七年过去了，人们走到这里，就会想起那壮烈的场面，激起无穷的力量。柳震江激动地对马一波说：“当年，为了打下无产阶级江山，我们的前辈们，曾经用血肉筑起过引桥。如今，为了支援唐山地震灾区，需要架设钢铁引桥。我们这一代人，难道能被压力所屈服，被困难所阻挡吗？！老马，我看你今天情绪突变，是不是有人给你施加了压力？”“震江！”马一波双手握住柳震江的手，满腹的心事，一腔的怒火，就象竹筒倒豆子，一下子倾吐出来。

原来，昨天张洪元把马一波找到办公室，铁青着脸把他训了一顿。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说：“按照设计标准，钢铁引桥负荷量是八十吨，这次要过的是一百吨平板车，要是救灾物资出了事故，责任可不轻。俗话讲：取出经来唐僧得，闯出祸来行者当。架桥成功了，是给走资派脸上涂金；架桥出了事故，你得负全部责任。马一波，你是个知识分子，可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，别再为走资派卖命啊！”

柳震江听了马一波的话，不由得火打心头起，怒从胆边生。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张洪元在架桥问题上大做文章，千方百计要把革命老干部打下去。他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。老马，这不仅仅是架桥救灾的问题，而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应该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千万不能含糊啊！”马一波心灵深处仿佛打开了一扇透亮的窗，他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震江，你放心吧。从现在起，不管阻力多大，我一定跟着大家干到底！”

芦港渡港区密集的灯光，就象空中繁星，闪闪烁烁。江风扑面而来，使人感到分外清醒。柳震江同马一波沿着江堤往回走着。走过仓库时，一个瘦小的人影躲在暗角落里，咬着牙齿暗暗地说：“就算你柳震江把马一波拉过去，也休想架成桥。”

经过一天半的准备工作，架桥开始了。这天下午，架桥工地上群情沸腾，热闹异常。二十一米长的钢铁引桥，已用销子连接起来，安装在滚轴上边，一艘巨大的甲驳泊在它身旁。一切安排就绪，人们的眼光一齐射向架桥指挥柳震江。柳震江今天头戴柳藤帽，身穿工作服，腰间围一条宽阔的牛皮带，皮带上斜插两面红绿旗，脖子上挂着红绸系的哨子，显得格外英姿勃勃，精神抖抖。只见他昂起头，闪电般的目光朝全场一扫，看到大伙儿正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自己，无穷的力量，胜利的信心，油然而生。突然，他发现办公大楼的窗帘布一动，一个胖脑袋晃了一下消失了，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。

“嚯嚯嚯”，柳震江吹响了哨子，举起绿旗“呼呼呼”前后一挥，甲驳上的马一波，开卷扬机的大龙，都朝他扬扬绿旗，表示情况正常。柳震江第二遍哨子吹响，绿旗一举，卷扬机嚙嚙开

动了。“咯咯咯”，钢丝绳绷得紧腾腾，“轧轧轧”，钢桥象一只巨大的手臂朝江面上缓缓推进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桥架好了。人们欢呼起来。站在甲驳上的马一波推推眼镜，从桥上走过来，对柳震江兴奋地说：“震江，开始试压吧！”柳震江一声令下，停靠在桥旁的大型浮吊，转动巨臂，将一网络、一网络的钢锭加到九十吨、九十五吨，钢桥依旧纹丝不动，人们都松了口气。看来，今天主梁上增添的加强弦杆起了作用。马一波掏出一块手帕，擦了擦额角头上冒出的汗珠，没吱声。站在人群中的汪勃，两只眼睛骨碌碌一转，闪出狰狞的青光。

柳震江发现汪勃的神色，正想停压检查，突然，钢桥上传来“叭”的一声，桥身猛地一抖，向右侧倾斜。马一波大惊失色，喊了声：“不好，出事故了！”柳震江两道剑眉刷地竖起，一双闪电般的眼睛射过去，发现问题出在右侧第三、第四两节桥架中间。他立即判断出，里面的销子断了。眼看一场严重的塌桥事故即将发生，人们的心一下子吊到嗓子口。汪勃得意地耸耸肩膀，一溜烟向张洪元报讯去了。

就在这一刹间，柳震江眼前出现了渡江战役中的英雄形象，耳畔响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教导：“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。”浑身顿时升腾起无穷的力量。即使天崩地裂，也要坚决顶住；那怕粉身碎骨，也要保住钢桥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柳震江象出膛的炮弹离弦的箭，“嗖”地冲了上去。他抓起浮吊上的钢丝绳，敏捷地将第三、第四两节桥架牢牢地绑在一起。大龙眼明手快，冲上吊车，开动起来，将钢丝绳徐徐绷紧。钢桥保住了，大家心上搁着的石头落了地，激动地涌向柳震江。这时，大江下游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涌上来一层又黑又浓的云台，遮住了艳丽的阳光，江面上刮起大风，掀起了滚滚波澜。柳震

江带领工人正在检查销子断裂的原因，张洪元铁青着脸走来，冷冷地开了腔：“怎么样，是非成败，好比小葱拌豆腐，一青二白罗。这下子，该死心了吧！”

柳震江镇静地说：“现在下结论，还为时过早。今天的故事非同一般，我们一定要查清原因，继续再干！”“柳震江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今天的严重事故，是你追随程海泉，推行‘唯生产力论’的恶果。为了肃清影响，马上召开现场批判会！”汪勃带着几个人，扛着浆糊桶，来到码头大批判专栏下，刷上了几幅大标语：“程海泉破坏抗震救灾，罪责难逃！”“彻底批判程海泉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！”“打倒程海泉！气死投降派！”此刻，江面上狂风大作，江堤下惊涛拍岸，天空中的乌云象脱缰的野马翻滚而来。工地上群情激愤，大龙举起小钵头似的铁拳，朝汪勃他们冲去，被柳震江拉住了。

张洪元唾沫四溅，声嘶力竭地宣讲程海泉的“罪状”。柳震江听了怒不可遏，指着张洪元大声斥道：“住口！你们想借这次事故，破坏抗震救灾，打击革命老干部，芦港渡的共产党员、革命群众是决不答应的！谁要想违抗毛主席的指示，破坏生产，破坏革命，搞乱芦港渡，除非日从西山出，长江水倒流！”张洪元面孔涨得象猪肝，挥舞着手臂狂呼：“我代表党委正式命令：立即停止架桥，追查后台。”

“不准停！”人群后面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。大家回头一看，只见程海泉推着自行车，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过来。他停好车，走到张洪元跟前严肃地说：“老张，架设钢桥是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命令，是港务局党委的决议，你个人无权否定！”张洪元嘴角一咧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今天的故事已足以证明，你们的决议是错误的！”大伙儿齐声喊道：“不对，党委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。我们决心查出原因，坚决完成架桥任